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八月庚戌朔詔工部郎中范子奇與都水監同相度滑州天臺埽衛州齊賈上埽如浮梁壅遏水勢權拆去以聞工部言二埽危急故也封御侍武氏為才人詔吏部限三日選差團教保甲巡檢巡教使臣

十九人赴永興軍路 詳定官制所言尚書省施行政
令分屬六曹之事都省總之或有稽違所當察舉而任
其責今擬立法諸六曹事有稽違而不察舉者以律上
官案省不覺坐之令僕丞為一等左右司為一等都司

主事為一等令史以下為一等從之

朱本云無施行
合刪今仍存之

辛亥詔酒行下戶倍罰麴錢除三分中已放一分外更
免一分 河北轉運司言準朝旨令兵部以三路自置
保甲後教過年分實費錢糧裒取一年數為自今封樁

額充保甲支費勘會保甲冬教錢糧朝廷已不封樁今
悉令本司承認慮久遠不能供億詔自元豐四年降指
揮後封樁陝西河東準此 河東經略司言麟州神木

堡與西賊鬪敵監押賈默以衆先退致賊殺巡檢高素

詔河東轉運司劾罪

舊紀書辛亥夏人寇麟州神木
堡巡檢高素死之新紀不書

新權發遣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吳潛乞遣陝西路馬軍

五七百騎戍桂林詔差在京馬軍兩指揮 涇原路制

置司行營總管劉昌祚言昨本路兵出界抵瑪伊克隘賊

兵負險拒敵禽其酋領斬首級三千獲人口孳畜萬數
每遇大敵常獲全勝後諸將聽高遵裕節制但聚為一
軍不往外援師老退還臣蒙恩薄責累及諸將蓋各有
亡失分數緣內有攻城傷殘饑殍拖後人數不少即非
戰敗亡失伏望矜察諸將總兵深入累獲勝捷量推恩
賞詔瑪伊克隘有功將副朝廷於賞格特加等其亡失人
兵會計分數等第降罰即與諸路同法所有軍前死傷
以故不能自還不會入亡失之數劄與劉昌祚知 廣

南西路經略司言蠻人蒙光但言賣板木於宜州都監等不依例給見錢上批送謝麟麥文昞依公體量不得以路由桂州為張頡所惑致移易事實七月丙午詔判司農寺曾孝寬罰銅八斤丞王端臣主簿莫士先各十斤以申明條制不當故也

壬子天平節度使均國公傭為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

兩紀並書此但不書

節度儀同耳

戶部言日者鹽鈔數多價賤難售相度所支

陝西五路計置軍儲鈔計二百萬緡鈔內隨逐路所得
各減半凡百萬緡其逐路糴買糧草錢即於減罷椿還
陝西見錢鈔末監錢內隨數分與逐路令商人入便從
之秘書省言宗正寺修上玉牒借登位以來至熙寧
十年起居注時政記日厯照用檢會無許借指揮詔宗
正寺官就秘書省修定 涇原路經略司言秦州甘谷
城歸順文思副使日聚瑪伊克手下部落軍使巴雅爾等二
十九人馬二十三匹走回西界已追逐捕獲乞下提舉

蕃部司同體量以董戩進奉人經沁伊達木凌節為瓜州團練使阿克信為靜州刺史各增賜茶絲賞軍前功也

癸丑詔熙河秦鳳兩路買馬切見買逐等馬價畫一取

索劄付經沁伊達木凌節等令使臣入蕃告諭權管勾

同經制熙河蘭會等路邊防財用趙濟言臣以七月甲

辰至熨斗坪聞得癸卯不覺西賊五百餘騎至堡外殺

漢蕃人口驅掩士馬而去及謀知鐵牟山嘯聚已數萬

欲以本路及涇原秦鳳漢蕃兵約日出其不意會合掩

擊詔涇原路經略制置司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如
規候有實度兵力可勝即便施行 詔故豫章郡王
宗諤子仲營等轉一官女已封郡君者封縣主未有封
邑者封郡君 詔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內侍入內
侍省聽御史長官及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御史
分六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省無所隸
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

甲寅詔知穎昌府資政殿學士韓維再任

為丁巳日曾
鞏劄劄書

賜蕃官皇城使阿克密以下二十五人物帛有差 熙

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言本路努扎川伽羅總二城堡未
築已相度因今防秋興工省財力而辦事已牒李察合
團結河東京西廂軍九千接續應副從之 詔河東轉

運判官蔡睦專管勾每年入中或移稅糴從便計置軍
糧十萬石於吳堡寨永寧關封樁斗不得過五百十其
價錢於絳州垣曲監撥還仍令陝西轉運司計置運入
米脂寨即不得兌充吳堡寨永寧關經費 饒州景德

鎮置苑囿博易務從宣義郎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
余堯臣請也

乙卯以文思副使曹識女始興郡君封同安郡夫人以
上批先育於慶壽宮故也 封御侍林氏為永嘉郡君

詔執政官退朝上馬宰臣於樞密院隔門內知樞密
院以下於隅門外都堂聚議退左丞於門下侍郎廳右
丞於中書侍郎廳 涇原路制置司行營總管劉昌祚

言已至鎮戎軍乞量賜公使錢詔給二千緡

七月二十七日丙午

朱本創書昌祚為涇原總管此猶帶制置司行營恐朱本誤也七月雖有旨罷制置司官屬其實李憲尚在涇原領制置使如故十月十四日辛酉憲自涇原歸熙河制置司官屬乃罷故昌祚十月十五日壬戌始不帶制置司行營專為

廊延路總管曲珍率兵出界討明堂

涇原總管也

川部將皇城使資州團練使李德明所部五十人折外獲三十六級獲及七分詔二子與三班奉職二孫與三班借職

丙辰詔自今內批指揮如別無奏稟更不進呈 詔夷門山樊家岡并向外百步內及角橋東以南至岡自今

毋得葬埋令開封祥符兩縣覺察先是司天監主簿亢
天經言夷門山屬國音主山福德生王之方三男陽氣
之位岡之上多民庶墳墓死氣浸灌岡脉則為尸骸近
鄆王薨此其驗也若因鄆王葬盡遷岡上墳墓補闕陷
則永除妖咎之根矣下其事令提舉司天監所集定奪
圍禁步數以聞後開封府言如天經奏則墳墓當徙者
十三萬有奇詔別聽旨後卒不徙而有是詔亢天經奏請在四年
九月丁亥今依朱本並入此四年四月辛酉當參照葬
鄆王乃四年九月丁酉日官亢天經建言四郊臣庶墳

墓迫近都城不利於國嗣有詔悉令改卜且計其數無慮數十萬中外訕懼不知所出知開封府王安禮因見白上曰陛下以周文王為聖乎曰然曰文王卜世三十亦不過掩骼埋胔而已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臣謂陛下莫如師文王上惻然為罷

此據王安禮行狀附見或削去

開封縣言養馬戶

未審止以屋業為物力或通計營運財物祥符縣言自頒養馬令民買馬後質賣家產或於市易務拘管抵當未審合與不合養馬詔以屋契錢數並屋租為物力隱匿契者以鹽稅為定如有質賣馬亦隨之若已抵當或因事在官拘管本戶不得課利者驗實與免

二月五日
霍翔云云

并九月十四日又七年二月八日又二十八日又三月二十三日當考王安禮行狀云京師坊郭戶率以家貲二千緡畜馬一匹謂之戶馬有訴於堂者安禮言之上許用食鹽錢為法計三千緡始畜一馬賴免者甚眾此事與此相關須更考詳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有府界戶馬並以家產鹽稅為定恐安禮行狀云云合附彼時

尚書右丞王安禮先在開封時大姓負市易息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為執政言於上曰市易之法行之已久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又有罰息方天下無事而行法之弊民至窮困竊為朝廷惜之臣願陛下渙然下詔蠲其罰息則天下幸甚上曰卿言有理羣臣未有為

朕言者其詔使大姓以限輸納除其罰息安禮退批詔語加内外字蔡確曰方上有旨時無外字公欲增詔耶安禮曰亦不指言内字卒加之

此據行狀當考

時京城置堆垛

場物貨居積商賈患之安禮奏曰堆垛所獲之息既微而商稅正額必損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富國之實願罷之上曰卿可否與馮景謀景内侍也實總其事既而會其息緡不滿十萬上曰近聞市易變染幣帛此誠可鄙千金之子猶恥居肆况朝廷乎上且有意於改作會有

沮滯者其事竟寢

此據行狀當考

應諸處廣濟橋道並隸都

水監

丁巳詔翰林學士獨員三直免一宿 詔中書舍人曾

鞏罰銅十斤先是知潁昌府韓維再任鞏草制詞稱維
曰純明直諒練達今古先帝所遺以輔朕躬又曰參角
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興禮教而勸農桑以追參
於前烈皆爾素學其尚懋哉上批維不知事君之義朋
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謂純明直諒姑以藩邸舊恩使

守便郡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垂戾不中本情
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復送中書省改詞行下故罰之

韓維再任穎昌
在此月甲寅

戊午詔付廊延路計議邊事司承受文字張禹勤應短
兵相接惟是刀斧取勝可一面指揮沈括近降劈陣大
斧五千可令諸將選擇銳兵授之仍面諭徐禧等今既
同預總兵要在拊御士卒均甘苦平賞罰力行前日垂
拱之言竚待奇績也 命樞密院副都承旨客省副使

張山甫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惟簡案閱提舉河北路保甲司所教大保長武藝其承受並監視案閱令入內侍省差內臣六員 詔廊延路諸招納歸順蕃部壯人十人老少婦女四十人並遷一資十歲以下不計累遷不得過三資即不及與減磨勘年不及減年及遷資止每一壯人支絹四匹老少婦女一匹殺降人者許人告每人賞錢三十千至百人止告殺五人以上者仍遷一資殺降人者斬

庚申上以疾不御前後殿

兩紀並書庚申上有疾墨本於庚申日書張禹勤言自癸

丑雨至壬戌約數尺師次綏德城朱本改癸丑為己未按庚申八月十一日癸丑八月四日己未八月十日壬戌乃八月十三日不應先繫之庚申朱墨本皆誤今削去兼師次綏德城其日亦與它書不同當考

修

定景靈宮儀注所言案周官四時之祭皆於首時蓋君

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

月吉日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素饌神

御殿止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

之儀凡古之事一切不雜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從

之兩紀並書詔歲以四廊延路經略司言漢戶及歸

孟月朝獻景靈宮

明界弓箭手自買馬乞依蕃弓箭手例每匹給撫養庫
絹五匹為賞從之環慶路準此 永興軍等路提點刑

獄司言本路十八州軍多未獲彊劫賊盜即無立定年
額捉賊賞錢增給欲乞以四千緡為額從之仍給場務
錢每歲永興軍五百千河中陝府同華耀商州各三百
千號解邠鄜州各二百千延慶寧丹州各百五十千環
坊州保安軍各百千

壬戌上御殿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知太原府後七日加

大學士先是惠卿知延州將滿三年有詔除資政殿大

學士再任方辭免會以喪去於是復申前命

己巳加大資政令并

書十月癸酉責單州

徐禧李舜舉及沈括等以丙辰發延州蕃

漢十餘軍所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李浦將前軍

呂真佐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景思

誼佐之李稷主饋餉治版築而謀畫進止禧實專決括

與同而已

發延州日據御集餘悉據張舜民永樂客話但客話稱禧等以八月十五日甲子發延州

今不禧素惡种諤此據取禧傳既定議而諤還自京師極言城

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毀成事

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

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

偕行有詔留諤守延州此據客話令禧護諸將往城括移經

略府並塞以濟軍用此據沈括自志是日次綏德城十三日壬戌也此據

張禹勤奏實錄即以此奏繫之庚申十一日誤矣括所云移府並塞當是米脂寨也更須考詳乃正書之

癸亥上以初康復不御前後殿供奉官閤門祇候權

知橫州溫杲知欽州 知安州滕甫言內供奉謝禋奉

旨買紅花萬斤今又繼買五萬斤而一州所產止二萬斤耳恐不足數上亟詔寢之 隨州產紅蛾資其毒以

為箭藥州縣承命甚嚴民有自殺者王安禮以為言上曰此非朕思玩徒欲為兵器衛社稷耳安禮曰陛下平日喜孟子獨不聞民為貴社稷次之之說乎且紅蛾箭鏃之資其為利也微即不得於社稷未有害也就使有

利亦望陛下以民為先上首肯之

隨州紅蛾事據王安禮行狀附紅花後當

考

庚午上御殿詔銓試中上等二人第一人循一資第二人占射差遣一次中等七十九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二百二十六人注官

辛未知太原府天章閣待制王居卿知瀛州尋復故知瀛州承議郎寶文閣待制韓忠彥為遼主生辰使引進使滎州團練使曹評副之朝奉郎守禮部郎中劉摯為正旦使內殿承制張赴副之後三日以忠彥試給事

中忠彥辭使遼曰臣嘗使遼矣若復往無乃使敵人妄
意中國為乏人乎上曰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遼人使
趙資睦迺因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固小役也何問為使
參知政事王言敷燕於館言敷問夏國胡大罪而中國
兵不解也忠彥曰夏人之罪中國既以報北朝矣盍取
而視諸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何如如此則南北之好
可保也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所與乎連拒
言敷及還資睦曰先侍中之制置西事有攻策今取城

砦數十使侍中而及見之快可知也忠彥歸上遣中使
勞問面賜嘉獎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鳳州團練使
种諤降授文州刺史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王中
正降授嘉州團練使以上批昨太兵出界种諤迂路捨
取直之利可降一官王中正不審議道路迂直利害及
不討蕩左廂地分賊黨可降兩官並不用敘復法故也
初令諤分析諤乃言橫山之勁兵在東先時已聞賊據
米脂及銀夏等處故我迎其鋒敗之軍聲旣振千里之

行無敢抗者若由西路取直雖近巢穴大敵出於前重

兵躡於後則有背腹之憂矣不知何以禦此

此據范育誌諤墓趙

起作种太尉傳乃云坐徐勳事降文州刺史當考

詔皇城使昭州刺史帶御

器械廣南西路鈐轄和斌同經制宜州溪峒 詔內殿

崇班段貴攻靈州中箭死特支銀五十兩絹八十匹錢

八十千二子希斌與三班奉職希演與借職

壬申詔付張禹勤今出兵塞外欲日聞動靜可詳說軍

事逐日侵星發奏若有事宜不以時飛奏 詔罷增減

幕職州縣官俸先是有旨令吏部以繁簡減天下選人俸錢而吏部以事簡則僻遠而員少事繁則當要而員多遠則人不願行要則趨之者衆俸不可減遂寢

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鞏言熙寧中外都水監丞程昉於真定府滹沱河中渡繫浮橋比舊增費數倍又非形勢控扼虛占使臣兵員乞皆罷之每歲八九月修板橋至四五月防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編修軍器什物法制所言準朝旨應將敕所載軍器什物擇其精緻

者修為法式本所據軍器監弓弩作尹朴見造插稍弓
功料閤守勲所定摹則法度最為詳密乞更舊造弓法
從之 權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趙揚等言巡歷至誠州
城池樓櫓足以保民防患上江多星銅鼓羊鎮等團並
至城下貿易可漸招撫置城寨及下荆湖南路安撫轉
運司委知邵州關杞於蒔竹縣招諭芙蓉石驛未歸明
人戶詔且令招納未得置城寨

甲戌張禹勤言師次永樂川第四埭明日經略使沈括

與轉運使李稷爭使臣不協徐禧為分畫令稷止應副修城用度其修城並聽括節制乃平是日永樂城始興

工

此據九月九日御集並實錄九月六日奏新紀亦書甲戌城永樂舊紀則於七月戊子書之

乙亥高陽關路安撫使韓忠彥言轉運司欲移乾寧軍於滄州乾符寨廢軍為縣以避河患人不以為便知滄州趙瞻亦言乾寧民心恟懼皆謂河水頗已順行又增隄防數倍堅固移軍實有害無利乞速罷以安邊民從之環慶路經略使曾布言洛原故城可以建一城白

豹和市可以建一寨官馬川可以建一堡從之令李察
應副候廊延兵勢相接方興版築

丙子詔應緣修城開壕事並許雇募

戊寅河決原武埽

兩紀並書此

知樞密院孫固乞解機務

授陳或潁州詔答不允

此據御集乃八月事固字朴野衝替在三年八月

九月己卯朔上不豫罷朝三日詔中書省事應面奏者
以狀擬進

壬午再罷朝五日分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

癸未張禹勤言諜報西賊發六監軍司兵次銀州川沈括徐禧見戒勒諸將分定戰地

甲申永樂城成初興版築夏數來爭皆敗去及是畢工

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

思誼留兵守城此據沈括自誌

曲珍總行

營護作樓櫓治廬舍與李稷俱留城中先是西夏調民為兵十丁取九得三十萬人齎百日糧屯涇原之北俟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樂乃引兵趨廊延邊人來告者前後十數徐禧等皆不信且曰賊若大至是吾立

功之秋也上賜禧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

禧恐沈括分其功謂括曰城畧已就矣當與存中歸延

州括從之乙酉禧括及舜舉以兵八千人俱還米脂

此據

司馬記聞曲珍傳云謀言敵聚兵甚急珍以它詞諷禧等先還按禧非可以它詞諷者其還米脂特不欲括留

耳今敵騎尋自明堂川入駐寨城側與夏州烽臺相對

置陣無定河西覘望官軍

此據沈括十四日壬辰報及括自誌

曲珍遣馳

使報禧禧曰黠羌敢送死乎亟引兵二萬五千人往赴

之且謂括曰存中大帥不可輕出僕與李常侍上所遣

宜亟行舜舉初不欲禧強之乃同往或謂禧曰被詔相

城城已成矣禦寇非職也禧不聽

兵數據沈括自誌餘則據禧及珍傳並客

話

丙戌詔賜永樂城名曰銀川寨先是徐禧等言已定永

樂下埭作寨地形險固三面阻崖表裏山河氣象雄壯

八月甲戌興工凡用工二十萬新城去永樂上埭八里

故銀州二十五里米脂寨五十里永樂蓋以小川為名

城前正據銀州大川乞賜名故有是詔

實錄云禧等奏八月甲戌興工

九月甲申城成甲戌八月二十五日甲申九月六日若城已成乃奏則奏到朝廷不應如此之速蓋豫言之朝廷以禧等前奏度城必以此月六日成故八日遂賜名不待禧等奏畢工始賜名也永樂客話云八月戊辰至永樂環兵外向旬有二日城成自戊辰十九日至九月庚辰初二日凡十二日然所稱戊辰庚辰與寶錄俱不同又呂惠卿誌禧墓及禧傳皆云十有四日城成與客話及寶錄亦不同禧傳大率依墓誌無別據也今並從寶錄蓋八月二十五日甲戌初築城九月六日甲申城成七日乙酉夏人即來爭城八日丙戌賜城名九日丁亥夏人遂圍城耳網要云夏人聞城永樂自涇原舉兵三十萬來爭徐禧李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寨禦之

管勾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張大寧徙秦鳳路提

舉秦鳳路常平等事陳康民徙永興軍路以提舉弓箭

手營田蕃部事康識置局在渭州大寧兼提舉故移就
本路也

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曲珍謂禧曰聞賊兵甚重給
事與敕使宜退處內寨檄諸將督戰可也禧笑曰曲侯
老將乃爾怯耶不聽丁亥賊三十萬衆攻城珍率兵禦
之將官寇偉李師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
人士卒八百餘人戰沒賊遂圍城

此據沈括十七日奏
報新紀書丁亥夏

人寇永樂將官寇偉等死之舊紀不書
綱要云丁亥夏人寇銀川寨鄜延路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

己丑德音降在京及畿縣死罪囚徒以下釋之上服藥

康復故也

兩紀並書此

先是著作佐郎豐稷除吏部員外

郎稷言臣昨任御史日屢言尚書右丞王安禮罪狀乞

賜罷免詔從之

稷除吏部在八月二十五日今并見於此

庚寅鄜延路經略司言準宣發馬軍五千指揮替京東

西九將歸營緣各已出塞詔可併三將團集練訓準備

驅使 謝麟言奉詔置誠州未畫地里四至慮邵州時

竹縣爭占誠州新城管分聞邵州已撥潼村屬新城潼

村距誠州四十里時竹縣八十里道路峻險經九疊坡
脚大小盤攔深山長林正係湖南至誠州行旅之路今
屬時竹比之誠州地里已遠又遙隸邵州二十二驛或
有冤訟縣堡不能決去州既遠則民無所訴乞自昌蒲
嶺脊分水西屬誠州東屬邵州時竹從之

七日丙午
十月己卯

詔河北河東陝西已訓民兵什長藝成當推行開封府
界團教之法其所須錢糧設置官吏可依例令樞密承
旨司取索會校承旨司言今以河北西路為始酌中取

元豐二年收錢數會校減耆長四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緡戶長九千五百六十二緡壯丁三萬二千八百一十
五緡併廢禁軍六指揮十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六緡看
詳河北西路州軍十六縣寨五十五弓手千四百九十
八縣尉既不領鄉村弓手理當裁減其五十三縣弓手
除十縣以使臣為尉合依舊管弓手外其餘四十三縣
各定以十五人為額二寨各八人共留弓手千三十六
人計省萬四千三百九十二緡保甲四百一十都保保

下承帖人九百六十六人雇錢不同凡二十等歲支錢
萬六千四十八緡義勇改為百五十六都保二百八人
各二十四緡費錢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六緡詔自今年

十月首椿收

兵志載會校數有不同處今并錄於此志
云詔三路見訓民兵非久什長藝成須便

行府界團教之法錢糧官吏并如畿縣未知及期能辦
與不若更稽延月日必至有誤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司
取索會校之此詔在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其年府界河
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
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
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
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緡有奇不
與馬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

臣挾內侍往賞給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
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過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
十一歲上詔晉人勇悍俗尚武事又介居二敵之間講
勸宜不可後其加賜緡錢十五萬馬此因本志附見須
考其實

月日

知沅州謝麟奏安化州羅世念作過已立賞

購募并具分兵進取安化州利害從之仍詔在京驍騎
兩指揮并江南東西將兵一千五百人福建路將兵二
千人並赴宜州從麟所乞也尋詔麟且以方略措置未
得進討其諸路兵勿遣麟又奏沿邊保甲欲自効者衆
乞量給錢米從之

七日
丙午

辛卯詔近服藥有瘳遣官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大

理卿楊汲等言獄空詔付史館詔賜陽武縣廣勇廣

德兩指揮兵級錢有差時河決原武軍人移營避水故

也又詔吳潛體量朱崖黎峒事宜候宜州邊事定日

別聽旨

六月壬申又
七月戊戌

壬辰手詔原武河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為

應副玩成深患貽朝廷巨憂可輟修尚書省及汴河堤

岸司兵五千人併工修閉令楊景略往應副物料雖屬

它司亦支撥訖以聞 給事中陸佃言讀吏部奏鈔宋

彭年擬太常寺丞太常典司禮樂亦宜選稍有學術之士非彭年所堪乞令別擬彭年差遣從之 詔開封府

界河水所至縣百姓有聚在高阜不通往來致絕糧食

者委劉仲熊乘驛遍詣有水縣規畫船棧運致民戶安

集於無水處齎薪糧就支三日一具所濟人數上尚書

省

舊紀書遣官安集畿縣民被河患者乃無其日新紀於壬辰書此蓋因實錄也

太原府路

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張世矩言照應葭蘆川版築

至葭蘆故城及新寨等處逢賊殺敵有功蕃官左侍禁
神木寨結當族巡檢楚默親斬六級詔楚默遷五資餘
一級并加賜共支絹四十匹 詔戶馬法以屋契錢為

物力用住宅計者元契三千緡房錢計者二千緡各養

一馬其住宅房錢相兼者以分數組折

二月五日八月七日當考

詔諸縣給納月分無丞處主簿非檢覆本縣災傷勿差

出遇壅併權免縣事

廊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楊元孫

言新修永樂城畢九月乙酉沈括先部中軍右軍虞候

軍至米脂寨候總管曲珍將四軍及選鋒至進築城寨
又言進築城寨功不可遲西賊既失橫山非晚必須絕
滅上批付沈括徐禧李舜舉若留兵三五千在銀川寨
為戰守之備移大軍修築以次城寨如此措置有無利
害詳度一面施行時朝廷以沈括奏但知夏人來爭永
樂猶未知徐禧等已被圍故有此命 趙濟言準苗授
關牒見分遣使臣蒐取不係團結漢蕃弓箭手悉赴行
營以禦賊衝詔苗授所蒐取人如無益於事更不得追

集指揮到日據邊情便宜施行并劄與李憲 詔凡指

揮邊事更不送門下省覆奏

朱本云時以邊事急速不送門下省覆奏今從墨本

又詔樞密院自今應被御寶批旨別無稟議事理即

送門下省繳覆本院更不覆奏

別無稟議事理據樞密院時政記增入六年正

戊戌合參考

又詔應修明法式並尚書省議定上中

書省速者先次施行餘半年一頒其樞密院並不隸六

曹者下刑部緣功賞者下司勳修立還送尚書省議

二十

月十五日六年九月一日
七年三月六日重修編敕

癸巳熙河蘭會路司言定西城遣譯語彭保六人入界
刺事得實有勞詔並遷一資人賜絹二十匹

甲午詔應吏部陳乞留臺宮觀國子監人年六十以上

兼用執政官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 詔涇原環慶秦

鳳路兵馬見起發赴廊延路救應可並與特支錢

此據御集

乙未詔以新經服藥罷秋讌 沈括言西賊圍永樂城

詔河東經略司及麟府軍馬司速發河外屯守漢蕃兵
須二萬以上令張世矩言虎部領更差得力將官共取

河裏河外便道赴永樂寨奮擊救接寨內兵將有功人
比自來功賞倍推恩應起發禁軍特支錢千民兵降一
等仍令轉運司官一員部糧隨軍斟酌便宜施行其河
外近邊州軍城寨起兵處令各為堅壁清野之計又詔
李憲留兵二萬於涇原餘並統領赴廊延應援特支外
更給與路費 沈括言臣領兵至無定河川欲分兵救
永樂城及應接糧道為賊大兵所隔不得前又言已轉
戰往綏德城部督將兵照應諸寨時敵游騎犯米脂括

退保綏德故有是奏永樂之始圍也括僅有卒萬人不足以戰方命濟師於延州羌酋凌結阿約勒以八萬人南襲綏德屬羌三百人欲翻城應之阿約勒之弟興嫩以告括括集將佐議曰永樂之勝敗未繫邊勢之重輕綏德國之門戶失綏德則延州為敵所逼勝敗未可知關中必震此大機會也寧釋永樂而救綏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綏德取反者三百人尸諸城阿約勒以衆退延州之師未至有詔括退保綏德無得輒救永樂以待援兵之集

永樂之始圍也以下一百六十字據括自誌客話云己亥敵游騎迫米脂括退保綏德按永樂以己亥陷己亥二十日也括此奏乃十七日到則括弃米脂必不在二十日也

种諤言臣止與所留

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護延州諤初議進城橫山本意身任統帥成大功在已而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樂被圍諤據城觀望故託名守延不即往救 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霍丙陝西轉運司管勾文字奉議郎李柁並言西賊二十餘萬重圍永樂城危急柁稷弟也詔徐禧李舜舉為西賊圍閉雖朝廷已多發應援慮城

守未備與賊衆寡不敵或糧道隔絕不可堅守委沈括
种諤選募膽勇可信之士厚許爵賞令齎已會兵救應
文字取間道往密諭禧等如必不可守宜以機便委棄
前來 詔中書李稷在永樂城圍閉見闕轉運司官宜差
李杲權管勾轉運判官 西京留守文彥博言提舉崇
福宮司馬光昨以編修資治通鑑非積歲月未可成書
累乞閑官以便修述今再任將滿欲乞更許再任庶不
妨編修從之仍詔光再任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

赴闕

不候替人發來赴闕此據光集再乞留臺狀或移見七年十二月除資政時

詔內弓

箭南內外兩庫軍器法物上供寶御帳及本庫帳母以帳供兵部衛尉寺

丙申上批付沈括永樂城至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愈重今雖發諸路兵赴救度可齊集須更十數日卿可相度遣間人與賊約抽退軍馬當追回永樂人兵給還地界如委可行即依指揮若恐益增賊勢即勿施行今永樂諸將既已失利事出無可奈何

卿宜勿惶撓整頓精神措置邊事安撫在城人情招集
散亡士卒使臣惟是上下一心堅守城池收拾民戶焚
毀委積勿以滋責乃目前重事小小援兵毋得輒遣恐
更長賊凶燄消沮士氣所有今日以前累降處分軍前
事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方便潰圍棄城

丁酉上批付苗授兵久暴露不惟徒費供餽兼孤軍在
野楚棟隴堡小不能容萬一賊馬或有奔衝既不可野
戰兼帥臣在外根本空虛宜速分定在屯軍馬駐熙州

通遠軍徑歸帥府治事其通遠軍令苗履總領照管

詔給度僧牒八百付都水監應副原武天臺齊賈三埽

物料

實錄於此下書李矩种諤沈括奏戊戌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朱

簽貼云永樂事係十月一日奏到移在後以此見實錄亦有誤以事繫日也

大宗正司言

自來宗婦宗女有過事涉違越者本司錄奏置獄窮治

法官發帷箔之醜曲折以聞黷禮滋甚乞自今有犯者

送入內省委官劾實節案以聞不行淮南轉運司言

奉朝旨令淮西一路官自賣鹽以年終實收課額比奏

從之

本志但於五年書明年推周輔法於淮南西路

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衆才三萬彼雜集之兵數十萬豈易當也不如委永樂以困之禧不從先有詔選勁卒為奇兵而禧即欲以奇兵為前鋒括謂禧曰此一軍之銳也敵氣方進而以千人櫻其鋒勢必不敵則我喪其銳不戰自敗矣禧又令軍中不以斬馘論級必破敵然後均賞括曰不以得級為功則戰士無所激均賞則容僥倖沮摧鋒之士禧皆不從復還永樂軍

無斥候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乘其未集襲之禧
又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羌性輕率出不意而輒加之
咎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所
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
兵亦不敢跬步進此常勢也塵埃障天必數十萬之衆
使俱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
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
知死所矣敵騎稍逼禧乃命曲珍等悉城中兵陣於崖

下水際禧植黃旗手劍坐城上臨視之敵先以騎五萬當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陣堅不可動三戰敵全師俱進奇兵奔我師遂潰曲珍扣城謂禧曰兵敗矣敵人當我者皆其精銳前軍勝而情在後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潛師踰西山繞出其後擊其老稚敵衆必亂此攻心法也禧閉壁不應珍乃犯關入保收散亡得萬五千人騎兵皆棄馬緣崖而上禧怒汗如雨永樂城依山無水下濱無定河為井十四築壘營之敵衆驟至李稷惜軍食

不納役卒卒以所持糧鍾掘壘為磴道爭先登敵乘之
遂奪水寨城中掘井三及泉僅足飲將領於是士卒渴
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禧日懷二燒餅往來巡城
親以矢石擊賊困則枕卒股假寐士皆扶瘡忍渴以拒
賊賊蟻附登城者積尸如山踐之以登新城守具未備
賊知沈括退保綏德永樂孤絕攻愈急高永能謂李稷
曰新城久雨土濡且壞不若盡運幣以募死士突圍直
出十猶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訖

不從又責珍曰曲侯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敵圍城決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敵帳敵帥坐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蹉跌恐傷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數萬人命豈顧一身耶敵帥見思誼言若還吾蘭會米脂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

因之初思誼去時惟禧舜舉有水兩壺諸將絕飲已三日敵亦不知攻稍緩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敵笑曰止於此矣由是疑思誼洩之是夜大雨敵兵四面急攻士卒饑疲不復能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什無一二舜舉將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敵稷亦草奏云臣千苦萬苦也禧不知所

終或言禧實不死有自敵還者嘗見之

禧不死據張舜民小史高永能

死附十月丙寅

舊紀書戊戌夏人陷永樂徐禧內侍

李舜舉陝西轉運判官李稷死之新紀書戊戌夏人陷

永樂徐禧內侍李舜舉陝

西轉運判官李稷死之

己亥措置河北糴便司言准朝旨於瀛定二州修倉六

所先後給度僧牒千五百其錢已盡用乞更增給二千

詔給一千

六年倉始成本志云

賜自京至陝西河東邊事文字

經由急脚鋪馬遞鋪兵級特支錢有差 詔沈括候种

諤至綏德城即歸延州 詔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

二員東西上閤門共置使六員客省引進閤門共置副使八員閤門置通事舍人十員內閤門副使以上並依諸司使副條例磨勘閤門使以上遇有關改官及五期者樞密院檢舉如歷閤門職事後犯贓及私罪杖以上事理重者遇遷日並除他司閤門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闕遷者與加遥郡其特旨與正任者引進使四年遷團練使客省使四年遷防禦使皇城使康州刺史權廊延路副總管兼第一將夏元象為西上閤門

使康州團練使以种諤言元象充中軍將於無定河川分隊出戰及自攻米脂城兩立功也

庚子朝奉郎試吏部侍郎李承之權陝西都轉運使乘驛往候邊事畢如故遣太常博士王古致祭原武埽

靈濟夫人廟以築堤塞決河也吏部上重編排考試

刑法所等第詔第一等孫輔道令大理寺試斷案三十道如堪充職委長二保第二第三等循資占射差遣免試陞名次有差詔河東陝西援兵皆屬种諤統制令

种諤便宜以厚賞鼓激前進庶不誤事 詔如京副使

王竒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與六資恩澤賜銀絹各百

千費萬子與三班借職賜銀絹五十匹錢五十千覃俊

無子無弟贈下班殿侍賜絹二十匹錢二十千褒死事

也

覃俊未見王竒死事在七月辛巳新紀於此月庚子日始載竒死事蓋弗詳考也新舊紀並書安化蠻寇

宜州知州王竒死之

福建路監司上斬獲康誅人功狀詔東南

第十將下押隊散直程建為首功授右班殿直閤門祇

候劍州都巡檢使宜州使喚劉福黃周壘各遷二資吳

谷遷一資李士昌李慶與下班殿侍獲首級人全支賞
錢外每級更遷一資其殺獲康誅妻男及擄略去人依
正賊例推恩助手兵級每獲一級助手人賞錢百千累
獲并累賞傷中水手依正兵例

康誅事始當
考詳附見

辛丑詔詳定官制所罷局六曹等條貫送編敕所其未
了事限十日結絕先罷官吏請給入內供奉官馮宗
道上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六十卷押賜董戩官告
使种誼等上討夏國有功首領詔上等十三人與本族

都軍主歲給茶綵有差 詔應緣義勇保甲事並隸樞密院其餘民兵悉隸兵部

壬寅詔應沿黃河神濟夫人並稱顯靈神妃以靈津廟為額 詔河東路提舉常平等事趙咸權轉運判官奉議郎莊公岳各降一官坐大軍出塞糧饋不繼人夫亡者過半而報上不實御史王桓奏論故也

癸卯种諤言奉詔援永樂城未知延州守禦大計所付詔胡宗回權管勾延州事候沈括至交割仍詔沈括止

帶衙兵回延州 詔司農少卿廉正臣減磨勘一年以

提舉糴在京封樁糧收錢百萬緡也 滑州言刀馬河

水泛溢韋城以南至長垣人馬不通詔開封府界並滑

州信使所行道專委通判滑州蘇注管勾

新紀書癸卯滑州河水溢

舊紀不書

廣南西路提舉司言準詔依朱初平劉誼所乞

瓊州昌化萬安朱崖四州軍不行役法依舊差役人今

欲以海北諸州寬剩役錢充海南州軍雇役從之 修

定景靈宮儀注所言儀制令諸廟社門宮門各二十四

戟唐太清宮九門亦設畫戟竊惟景靈宮天興門及宮外門本以欽奉天神不應立戟神御諸殿既緣生禮以事祖宗謂宜依儀制令宮門之制每門立戟二十四從之又言舊制國忌無神御殿者赴佛寺行香今諸神御殿皆在景靈宮忌日並赴本殿僖祖翼祖請設位於天興殿文懿簡穆皇后請設位於保寧閣忌日並張次於天興殿前之左宮官先遷神位於次事畢而復從之詔樞密院龍猛龍騎指揮雖已令簡填其闕數尚多可

差曹詔彭鐸分往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江淮荆湖路簡
填令滿足額

乙巳上再御崇政殿宣宰臣已下至中書舍人觀察使
以上觀景靈宮御書十一殿額 皇第十子薨母淮陽

郡君郭氏生次日失之不及賜名封爵

後賜名偉舊紀
書甲辰皇子偉

生乙巳卒新紀但
書乙巳皇子偉薨

丙午詔司農少卿廉正臣董誥並理提刑資序

是秋判河南府文彥博言臣去歲冬輒率愚瞽累奏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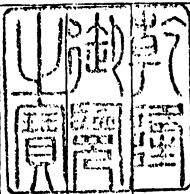
陝西邊事今春蒙差臣男貽慶特賜臣二月二十五日
手詔撫諭後蒙聖慈矜寬不責狂易恭讀詔旨曰六軍
還寨將士已殫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可復遠舉
深入哉惟固境自備而已近命涇原制置城寨亭障制
敵衝軼非有前日圖也臣仰味聖言伏增欣抃有以見
陛下推堯舜之心卹生靈之困罄茲溥率廣被涵育幸
甚幸甚然自今秋以來復有遣戍開疆運糧深入此必
是邊臣希功規為僥倖開陳端緒誑惑朝廷料敵不精

致見撓敗進此計者陛下必知其人乞行顯誅以戒今
後干賞蹈利之輩免致向去更誤朝廷大事望以今年
二月二十五日詔書大旨密諭邊臣嚴設預備固境自
全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更年歲間士氣復振民力復蘇
足食足兵何求不可醜羌聞之自當屈服臣又聞謀攻
料敵老將所難不當與新進白面書生惟務高談虛論
容易而計畫之今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豈無深識遠
慮懷忠守正更事歷試之人願陛下詳求而審用之如

祖宗朝所用扞邊守塞宿將名臣見於國史者多矣乞
詳察之臣之此言非不知觸犯時怒蓋耄耄之年被三
朝重任蒙陛下眷獎尤深乃心本朝義均休戚豈當隨
例緘默上負聖明伏望天慈諒其區區竭盡之誠

此據
文彥

博集增入附五年九月末 綱要云
是月準西路始推行蹇周輔鹽法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王爾烈

謄錄監生臣陳祁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冬十月戊申朔李柎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
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
括奏敵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
敵疎矣彼來未戰豈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

然及聞城陷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

呂公著在外惟趙高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慟哭以下據邵伯溫

見聞錄餘據徐禧傳

徙新知太原府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知延

州天章閣待制王居卿依舊知太原府知淮陽軍降授奉議郎趙高復天章閣待制知慶州

己酉罷冬至御殿太僕寺言御馬每三匹給卒一名

常馬千給卒二百飼養從之 沈括言援兵皆屬李憲

种諤節制欲望許臣參預軍事同力破賊又言已遣蕃
捉生馬乞齋所降密諭徐禧聖旨先給銀絹許以殿直
往永樂訖 种諤言永樂城已不守西賊進退殊未可

測已牒沈括依詔堅壁清野 提舉河北路保甲司言
見任巡檢多不曉教閱新法欲望許本司選差人代其
十三場監教使臣候案閱罷權留本司遇有不得力巡
檢補填訖奏從之 知單州天章閣待制王克臣試工

部侍郎克臣奏事殿中上慰諭曰單州之行寧介意乎
自不害進用也

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淪塌
隄岸壞下牒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
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照管 都水使者范子淵
言陽武等數埽正居京邑之上自秋積雨南隄受害特
異常歲先是廣武危急繼齧原武之隄國財民力殫耗
無窮苟於此時不究經久之策歲或如此未易禦捍竊

見衛州王供埽北隄之外比之隄内地形低下北帶山岡可以吞伏巨流乞自王供埽決全河灌隄北俾東出衛州及黎陽縣北又東達澶州之境或至大名府界與見行河合相距約四百餘里兼王供而下逐埽間有重復古隄計其功不至浩大如此則南岸自滎澤至迎陽十一埽北隄自獲嘉至蘇村七埽並遠大河所決河經由州縣止三四處可豫作隄防或徙避之較之水逼南隄治隄歲費利害相萬上批三省可速審議乃詔蹇

周輔范子淵陳祐甫同相度可否利害以聞大理寺言太常寺主簿王子琦博士黃寶互訟今根究得曲在子琦罷子琦主簿送吏部又言被旨勘客省使張誠一不依次引朝見班會赦當原詔誠一上過犯簿先是誠一奏閣門不以次引朝見官而閣門使李綬以故事執政近臣皆越次排班誠一以為無此比綬遂懷排班歷陳上前歷乃誠一所書押上直綬令付寺根治故有是命御史王桓言伏見自更官制獨散騎常侍諫議大

夫司諫正言未聞除命常侍諫議秩位優隆固宜虛之以俟耆德至於司諫正言縱難其選亦有侍從近臣可以權領今以為無其人而不置則是規諫可廢而朝廷無所事於言也願陛下示所先後以明好惡不行朱本削去壬子都水使者范子淵言廣武役兵千六十夫萬三千二百人物料一百四十一萬四千條東魚池兵工一萬三百夫工四萬一千物料六十一萬八千條東詔河東路經略司指揮接連西界緣邊州軍城寨官司應係

西界邊事及探報事宜不得申牒河東緣邊安撫司

詔涇原路第八將戴嗣良賈辯免所追官先是嗣良等
出師亡失三分之一釐當追一官既而嗣良自陳計數不
及二分故詔免之詔大理寺獄空吏量與支賜自今
大理卿免假日直止今治獄少卿推丞更直

甲寅詔諸路教閱廂軍於下禁軍內增入指揮名額排
連並同禁軍於是馬步軍排定有馬廂軍二十二指揮
無馬廂軍二百二十九指揮詔龍圖閣直學士朝散

郎知延州沈括責授均州團練使員外郎隨州安置坐
始議城永樂既又措置應敵俱乖方故也又詔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懷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曲珍降
授皇城使鄜延路鈐轄兼第一將永樂城陷珍與王湛
及士卒五十餘人走至米脂寨自効無謀致敗樞密院
言永樂城守禦未全西賊萬數不少雖官兵勢力不加
緣珍斥候不明又不審量事勢以致敗事故降官令於

延州照管守備

舊紀書甲寅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沈括不援永樂賊為均州團練副使新紀

不書

乙卯詔賜董戡討夏國有功首領告三十一仍賜絹有
差承議郎守太僕少卿吳安持等言奉勅接伴賀正
遼使原武河決雖已治道路傳聞自滑州以南猶有橫
水三十餘里若使人可以理商量自當同舟而濟萬一
倔彊稱久例以拒朝旨或雖肯登舟又阻風波不及朝
會兼去年準朝旨國信舊路以河決不通今已改就西
路候過界移牒照會北人或執此為言猶恐上煩處置

詔遣水部員外郎王諤計置新船六十艘以待濟并檢
會慶歷四年余靖奉使九月癸亥晚至雲州過長城渡
御河入州東門劄與吳安持

丙辰修定景靈宮儀注所上景靈宮四孟朝獻儀二卷
看詳十三卷大禮前天興殿儀一卷看詳十八卷從之
詔宜州權增公使錢千緡 詔樞密院入內高品張

禹勤四十一狀奏永樂城軍前事並進入 皇城使海
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蘇利涉卒贈奉國節度使謚勤

懿上以利涉逮事英宗藩邸特官其子孫六人妻封宗

德郡夫人

紹聖二年二月四日陸佃坐利涉傳落職傳後數語或可附此

詔奉議郎

郭茂恂計會陝西買馬司揀馬五千匹赴廊延經略司

四年七月四日茂恂以羣牧判官專提舉買馬兼茶場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亦以兼茶馬見不知何故此但稱

奉議郎

廣武上下埽危急詔都水使者范子淵救護

丁巳皇第十一子生

新舊紀並書皇子生

戊午詔權管勾陝西轉運判官降授宣德郎范純粹復

奉議郎為陝西轉運副使

十一月十一日奉策應事

上批付苗授

蘭州城壕至今未開濬非久黃河水合咫尺賊界於邊計極未便李浩所乞修羅日伽羅總二堡雖已畫可聞本路禁軍累經和雇版築人力疲弊甚要休息其併工營葺蘭州及康古使有金湯之恃其二堡俟來春有餘力為之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刺史張允誠為內侍押班以逮事英宗藩邸也河北路提舉保甲司言所統百七縣團教場五千五百止有勾當公事官二員乞更選差大使臣二員又言教罷第二番都教頭當發赴闕

如蒙擢授三班使臣乞令本司指名抽差充本路巡檢並從之

己未詔秘書省正字以上太常寺博士丞並中書省差詳定重修編敕所言準朝旨六曹等處條貫送編敕

所修定乞自朝廷於官制見在屬官內選差六員為刪

定官從之

十二月十五日三年五月十三日又十五日又八月九日六年九月一日七年三月六日

重修編敕書成

熙河蘭會路走馬承受公事樂士宣乞且罷

來春修努扎堡令李憲相度以聞其後詔憲隨力經營

之詔聞解州聞喜縣有軍賊二十餘人劫王屋縣傷
巡檢殺弓手州縣不以聞宜令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官
會集三兩處巡檢督捕如入陝西界亦須跡逐仍計會
劉庠指揮地分會合左侍禁班仲方言熙寧八年孫
民先乞於衛州王供埽決大河傍西山北流南岸如禹
舊跡上遷深州可無水患當時朝廷雖相度未果施行
今大吳埽河決不塞內黃縣北流已成正河上至王供
埽止二百餘里欲乞移本州界獲嘉汲縣上下衛鎮齊

賈蘇村王供七埽却治南岸隄道更不移動深州可減
廢開封府界原武陽武宜村滑州界韓房石堰天臺魚
池迎陽澶州靈平十埽工料又大河遠離京城無慮河
患却乞於相衛州界黃河隈處繫浮橋以通鄰使上批
河事已差蹇周輔等相度仲方狀可送周輔

庚申奉議郎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蔡卞試中書舍
人兼侍講以上批中書舍人見止有趙彥若一員恐非
次在假事故闕官行制卞可日下召試故也 江淮等

路發運副使李琮言準朝旨令臣具所聞江西鹽利害
臣所聞江西鹽有合變通增損利害八州軍鹽額當隨
宜減多以增少昨已許用見錢鹽鈔抵當今乞亦用金
銀遇散和買鹽月令鋪戶納錢二分却於其餘月分帶
納令縣官與監官一等賞罰仍乞嚴捕私鹽是時江西
鹽法弊甚故委琮體訪利害而琮不敢斥言也

朱本
刪去

詔張世矩應援廊延雖外若趨赴急難其奏請多遲慢
待報之事顯是公為誕謾中實畏怯罷管勾麟府路軍

馬就差充涇原路都監 賜塞原武埽役兵特支錢有
差 廣西經略安撫司言邕廉欽等州水土惡地凡得
替未出本路赴任未入若待闕本路身亡者副使以上
與子孫一名三班差使崇班以上與借差殿直以上與
殿侍餘支賜如法從之

辛酉上批西賊攻陷永樂城得志之後頗肆猖狂揚言
必欲復得去年所失之地而後已則來歲春初秋末之
際極要準防其熙河新創蘭州定西城並堡寨皆去年

李憲總兵出塞所得之地於今保守得失利害最為親切若非身任其事則他人不可倚仗李憲候到涇原如安泊兵馬已定即徑歸熙河營葺照管使新復之地戰守之具皆及十分如欲搬家即速具奏當令李穀津遣以往 權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李諒言如塘泮內有賊盜乞許令界河巡檢等逐捕詔沿界河巡檢追捕賊盜並依舊條毋得生事

壬戌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涇原路經略安撫制置

使司行營總管劉昌祚為涇原路總管兼第一將權知鎮戎軍屬歲凶無草束為錢百六十昌祚接近邊白草無際即遣官軍刈之束錢三十人樂從遂不乏因上其事著為令

癸亥詔罷李浩涇原路安撫副使先是李憲言昨蒙差李浩兼領涇原職任蓋為本路欲謀入界進築保障故令浩因赴制置司參議邊事今既罷進築則浩所兼領涇原職任當便落銜詔候罷制置司浩歸蘭州

憲申請御集在

八月十二日

詔提舉河北路保甲司巡檢尉司指使並省
罷均撥與逐縣巡教官充指使

甲子命右司員外郎王震兼權提轄拘催市易司物

詔詳定官制所言準尚書省劄子官制所定雜事奏鈔
奏有司事舊令式並尚書省左右僕射與左右丞簽書
蓋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聞奏稟候朝命而人主於有
司之成務付之執政執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責則人主
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總

之六察以案之六曹失職則都省在所糾都省失糾則六察在所彈上下相繼各有職守則奏鈔書都省執政官於理為當其房元齡等告身四道內三卷勅授制授不書尚書都省官內一卷奏鈔並著尚書都省官而不書名案勅授則尚書省有書有不書者唐告體制不一至於奏授則尚書省具鈔奏上未有不具尚書都省官者然於告身有不書名者蓋告身翻錄奏鈔其鈔已付吏部翻錄為告故或不書今奏鈔已書名即告身止令

代書從之 詔府界提舉司劾府界提點司因塞原武

擅支陽武倉封樁錢罪狀以聞 又詔御史臺劾差周

宥崔象先充軍頭引見司稽留官司以聞

七月庚子差十一月丙申

取旨明年二月庚戌

廣東轉運副使兼提舉市舶司孫迥言

南蕃綱首持三佛齊詹卑國主及管勾國事國主之女

唐宇書寄臣熟龍腦二百二十七兩布十三段臣昨奉

差委推行市舶法臣以海舶法敝商旅輕於冒禁每召

賈胡示以條約曉以來之之意今幸刑戮不加而來者

相繼前件書物臣不敢受領乞估直入官委本庫買絲帛等物候冬船回報謝之所貴通異域之情來海外之

貨從之

元豐二年七月三日
詹罕國來貢

乙丑詔景靈宮奉真廣孝孝嚴英德殿慈孝寺崇真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啟聖院永隆殿崇先觀永崇殿普安禪院重徽殿御容十一月壬子告遷入內詔自今廊延路邊事並不得傳報如違徒二

年情重者決配各不以赦降原減告者賞錢三百千

詔自今義勇保甲及呈試武藝得班行者不許試換文
資梓州路轉運司言瀘州軍興及修造所費不少乞
於成都府路給交子一十萬緡從之詔廊延路計議

官試給事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轉運判官李稷自
永樂城陷不知存亡必已死事禧贈金紫光祿大夫兼
吏部尚書舜舉贈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諡忠愍各推恩
二十資舜舉子充遷十資自借職為供備庫副使兄舜

聰五資自左藏庫使為皇城使遙郡團練使舜欽並姪
瑜各遷一資妻任氏特封夫人稷贈朝奉大夫工部侍
郎推恩十二資並賜銀絹各千入內高品張禹勤贈皇
城使賜銀絹各五百推恩七資禧為人狂踈而有膽氣
尤喜言兵以為西北唾掌可取但將帥怯懦耳呂惠卿
以此力引之於上故不次驟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
邊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
廊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州城下

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敵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
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築城禧素以邊事自任故
上遣往經畫之既入賊境不為備寡謀輕敵卒遇彊寇
故敗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

伐矣

自呂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並削去其意可見
也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邵伯溫見聞錄云自今

更不用兵與卿等共圖太平蓋指此事王安禮前在
翰林日以事見上上曰徐禧天下奇才也頃在涇原營

畫邊事有足稱者卿亦識之乎安禮曰不識上曰卿任
檢正官禧為習學庸有不識耶安禮曰臣徒見其面未

嘗接語及安禮在政府禧為御史中丞安禮謂上曰徐
禧比數對當有謀議願得所上牘一閱上許之已而降

出數大軸明日上諭執政曰凡禧所言以為呂惠卿游說足安知事君者安禮曰御史為天子耳目今乃明附大臣而不加責是自聾聵也宜黜之上即除禧給事中計議邊事安禮曰禧不足遣其人志大而才踈喜功寡謀將必敗撓國事上曰邊事且不足遣遂廢禧于居無幾上早朝出永樂奏流涕謂大臣曰朕恨無諫官不圖為國以至於斯也安禮曰陛下有建立時大臣且不從而今乃欲追咎諫官臣以謂罪在臣等上顧王珪曰王安禮常勸朕勿用兵少置獄此誠可聽他日為此卿等尚諫之安禮顧珪等曰永佩聖訓此據王安禮行狀增入更

當考之 詔歸明人應給官田者三口以下一頃每三

口加一頃不足以戶絕田充其價轉運司撥還

丙寅詔工部郎中范子奇赴闕供職先是陝西轉運司

官皆隨軍出塞子奇權領漕事至是已差范純粹故詔
子奇歸省 詔李察兼制置解鹽使 詔昨以西賊頻
劫漢地累降指揮除應時驅逐外仍伺隙酬復據臣僚
言德順軍靜邊隆德兩寨九月中賊過壕擄掠老幼千
人牛羊不在焉慮西賊自為得計因此頻入為寇邊民
豈得安居委逐路經略司嚴切戒約須先覘賊馬屯聚
近遠虛實度兵力可以取勝乘隙掩殺務要萬全不得
輕易遠出 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近遣部落子策桑

等入西界捕獲部落子結當噶爾埒克居楚州詔苗授近有指揮止是以投
兵結當噶爾真州埒克居楚州詔苗授近有指揮止是以投
來單獨蕃部刺配淮南本城其捕獲人自合處斬因何
如此施行可關牒前路所至州軍斬訖奏 种諤言乞
以永樂敗折漢蕃弓箭手及再招填得力人逐名支馬
一匹不納元買價依舊給馬口分田從之 宣義郎張
元方提舉出賣解鹽及提舉巡捉私鹽相度措置淤鹹
地 梓州路轉運司言準戶部符免出夫戶今年夏秋

二稅所闕錢帛糧米乞應副詔給提舉司米十萬石乃
權罷應副利州路糧一年先是曲赦轉運司以財用方
匱請格不行轉運副使李琮謂其屬曰上澤如此奈何
遏之乃請免其半復裁省浮費得其羨餘儲於梓遂資
瀘四州名其庫為邊備秩滿當代朝廷謂未有以易琮
者優詔復留此據琮傳詔种諤問高世亮於何處求得高
永能遺骸更遣人求訪徐禧李舜舉李稷張禹勤遺骸
候見即依沈括已行曉諭給賞錢遷資酬獎初永樂城

陷高永能之孫昌裔與左右欲掖永能由間道走米脂
永能曰吾束髮從事西羌大小數十戰未嘗敗今年七
十又荷國恩寵恨無以報今雖幸免奈士卒死者何汝
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敝衣奮戰而敵不知其為
永能也後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馳數十騎入城得永能
尸以歸永樂客話稱永能以弓掛頸而死
今從本傳贈官在明年九月九日
戊辰降三川寨都監如京使張進等一官以輕敵出戰
亡失多故也

庚午太僕少卿吳安持為駕部郎中上以安持舊領羣牧判官校諸牧租并券馬靡費已令督趨拘收而太僕不領外務故有是命 太常寺言將來景靈宮神御殿奉安皇帝酌獻百官陪祀乞並同四孟朝獻之儀從之 知蘭州李浩乞諸路雜犯罪人刺配一二千里者免決充蘭州本城廂軍從之 降授承務郎新監邕州鹽米倉張舜民監郴州茶鹽酒稅舜民用高遵裕辟管勾機宜從軍出塞贊畫無功作詩譏訕既坐謫乃言常贊

遵裕不為所聽凡數事上批下字文昌齡究實多如舜

民所陳故稍內徙

並五月六日

詔成都府路轉運使朝議

大夫李之純再任洛苑副使勾當皇城司趙思齊為
供備庫使以上批思齊即韓王普裔孫之長故也

壬申詔戶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

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

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

親製庫銘其畧曰昔在前朝猶孔熾嗟余小子其承厥志云云諸路分將置都作院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賓是天未欲幽薊之民歸中國乎元豐庫或即崇政殿後庫當考實錄卷末云聚

金帛內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記庫名為何元豐三年末食貨志

云云當附此

左藏庫內藏庫外又有元豐庫雜儲諸司羨餘

錢自熙寧以前諸道榷酤場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役法乃收酒場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以給衙前時則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行既久儲積贏羨司農請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三年遂於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支所主輸之數益廣又以待非常之用焉

此據食貨志第四卷附入四年正月十八日會要可

考

賜京西轉運司度僧牒二百應副原武埽 詔誠

州置歸遠一指揮以五百人為額 同提舉茶場蒲宗

閔言諸茶場立額出賣比較申奏每收息二萬緡監官

減磨勘一年餘數更比類酬獎不滿二萬緡及不願就

減年者每息錢百緡支賞錢二千選人依第四等酬獎

與免遣免試無可免者陞一年名次從之 詔候原武

埽塞其役兵更特賜錢有差 太常寺言來年正月一

日請皇帝御大慶殿受朝賀從之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文州刺史种諤知延州詔以米脂降羌分徙京西湖北諤奏分徙未足以消患徒使歸順之民皆懷反側未敢奉詔許諤便宜從

事 新知太原府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呂惠卿落

職守本官知單州

八月十三日
初除太原

惠卿初除母喪即有太

原之命及入見上將改授鄜延且諭令總四路守備惠卿手疏言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為今日之計要在大為形勢形勢之說非一二可盡因請三

省樞密院議邊事日乞召臣同對上謂輔臣曰如惠卿之言陝西一路無可守之理則陝西可棄也所謂形勢者惠卿言欲得執政宣撫四路已為副廼可行用意如此豈宜委以邊事可却令赴河東王安禮曰既不令往陝西恐不可更令帥太原與一閑郡如陳頴可也上曰與頴州或蔡州張璪曰欲與蔡州上可之命未下翌日三省樞密院對上語及惠卿王安禮曰臣再三思之自古禍福多藏於無形如惠卿用舍實繫朝廷禍福且惠

卿久在朝廷朋附者衆今日罷帥與郡曾不明示過惡
議者必謂惠卿論事切當主上不能容受謹言輔臣中
有擠之者故及於此惠卿亦必以此為解臣以謂宜告
命中明言惠卿之罪落大學士與一小郡如單州之類
為允使中外小大之臣知惠卿過惡所在人人警懼因
又知名位不可以計數取兼足以整勵風俗緣惠卿肆
為浮言覬動朝聽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躁輕矯誣出於
為利若行制誥當如此命詞則惠卿雖被重責必無以

為說未審聖意如何上曰甚善可落職與通議大夫知
單州召舍人以此命詞張璪曰欲召舍人諭以意上曰
趙彥若安能為之便可指揮令用此詞行下三省至都
堂召中書舍人趙彥若諭以聖意王珪書告詞付彥若
彥若以故事未有定草令舍人行者退而論列上不許

乃用元擬詞彥若書名行下

舊紀書癸酉詔曰呂惠卿
卿臣議政自請造前踪輕

矯誣出於為利落資政殿大學士知單州新紀不書資
政殿學士呂惠卿服闋前期取旨上欲以為陝西四路
經略使王安禮建言曰四路置帥頃嘗行之隨亦罷廢
蓋以所治偏重他路須稟而後行徒為迂滯今復置之

非便上曰第行之他日謂安禮曰呂惠卿且至比聞新
命下倘有識且將力辭苟欲親權則必偃然當之惠卿
既至日夜計慮圖為要官其次猶欲假大職以為連帥
乃上章曰臣官輕不足以帥四路借使忠如徐禧徒能
殺身無補國事竊謂今日之勢非廊延不可守願陛下
擇執政官或名位之重者為之其詞甚躁又乞作中旨
執政對時召同議邊事及選募福建捍仗手三千人以
守邊上駭曰昔呂夷簡罷相適有邊事仁宗使與執政
官俱入夷簡辭曰臣藩臣陛下不以為愚使奉內庭末
議願候執政官罷朝以次進未聞自謂廁弼臣之列如
惠卿者安禮曰惠卿之躁輕有素矣今日之事正為一
言以撼陛下自求重耳此固不可恕上始欲黜惠卿蔡
州由是大怒奪其職使知單州安禮曰惠卿之辯足以
師非不于誥命中正其罪明示天下則得以為說上曰
卿自為之安禮於上前草其詞命舍人承行之上覽之
曰是為有辭而闕之非卿不能由是中外曉然知惠卿

之罪以為當黜者此據田晝行狀當考呂惠卿家傳云惠卿除大資政知太原入覲賜對上曰比得卿論出師及再舉非便事朕尋為卿罷再舉足以見卿之忠蓋也今徐禧死於永樂邊警甚嚴須仗卿往廊延仍總領四路惠卿曰臣蒙厚恩不可勝言昨臣母在京師三弟俱蒙陛下除京師官以便侍養又臣母亡聞陛下宣諭政府恐臣暑月奔喪道中傷毀令諭臣家未得計告但作朝旨催促赴闕聖心憂臣至於如此又蒙賜錢賙給於本俸外別給廩賜皆例所無今豈敢辭難但事有未便者須至奏陳臣聞廊延累遭敗衄士馬物故非如昔日有可措置陛下雖令總領四路如熙河在千里之外緩急何由節制不若令臣往來邊上親見利害不須專在廊延也上曰此甚好惠卿曰欲乞一輔臣同行臣但副之上曰誰可使者惠卿曰王珪上曰要他何用惠卿曰王珪見任宰相不惟彈壓兼奏請諸事為便上曰此亦不難昨韓絳亦是宰相宣撫但不知珪敢去否當

與議之惠卿曰臣久居憂今之邊事皆不知始末上曰
今早已指揮三省樞密院將軍興以來文字盡送卿看
詳朕自永樂事後文字更不曾看只候卿來惠卿曰俟
見文字節次具利害奏請上曰徐禧初但與李舜舉同
築城既畢自合便歸又去守城遂為賊害極可嗟悼兼
失近臣深沮朝廷之威惠卿曰禧自為身謀非不周但
蒙陛下厚遇不敢愛死爾上曰是如此朕已優與追贈
及賜其家官二十資矣惠卿曰勝負兵家常事漢高祖
唐太宗遣將失指不免有敗陛下上承宗廟社稷內奉
太后為天下之所依仰豈可因小不如意慘怛見於顏
色陛下深造至道要當以理自遣上曰卿言是也觀莊
周憂患不能入此亦何足介意惠卿曰非特莊周孔子
老聃釋氏莫不皆然上曰卿且頻上來要相見說話惠
卿退遂至都堂見珪等珪曰朝廷見議除公廊延早來
上曾及之否惠卿曰適已奏知乞相公同去巡邊珪色
變不悅既數日無如聖諭送至文字看詳者惠卿意珪

之不樂巡邊之請也遂以所聞本路敗後之人馬見在數目乞與政府面議明日請對上曰今議更不屈卿河東鄜延已除卿知蔡州惠卿曰陛下千里促召臣至此未及有所議乃除臣蔡州何也上曰為要兵朝廷無可應副既議論不合所以別除卿差遣惠卿不敢復言而執政者必欲罪惠卿上不得已卒坐請議落職知單州家傳至不足憑如神宗謂朕自永樂事後文字更不會看及惠卿謂豈可因小不如意慘怛見於顏色須表而出之

乃是 詔環慶路團結萬人河東路五千人並赴鄜延堡寨戍守以鄜延安撫經略司邊圉未備援兵還營守戍多闕故也 環慶路副總管狄詠鈐轄梁從吉張守約出寨亡失三分三釐詔各奪一官 詔給內藏錢百

萬緡與熙河路戶部右曹錢百萬緡與廊延路及令吳
雍發陝西諸司及封樁錢三百萬緡分與環慶涇原秦
鳳三路計置糧草熙河蘭會經略司言相度移築三
岔舊堡於平川圍五百步從之

甲戌吏部言待制以上舊法六年遷官今准新制三年
一遷其已滿三年磨勘外有剩年月者乞許通理磨勘
從之

是月狹河畢工

此據本志增入三年二月十二日始治
狹河此年十二月十四日遣官覆視

--	--	--	--	--	--	--	--